

用总观思维照亮达观人生

——读欧丽娟随笔集《你永远有选择》

□周飞

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,每个人都会面临无数次选择:选择学校、选择专业、选择工作、选择配偶……那么,怎样选择,才能找准方向,过上从容而幸福的人生呢?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欧丽娟的随笔集《你永远有选择》,可以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。

该书紧扣“你永远拥有选择权”这一主旨,分为八章:自我塑造、家庭关系、社会交往、对待学业、走向社会、爱情观念、偶像崇拜、面对困境,每一章又分为多节。比如,“家庭关系”这一章,被作者分为“孩子是父母的复制品吗”“如何面对‘血缘勒索’”“母爱是后天培养的”“为什么善意会导致伤害”等四节。每一节解决一个问题,条理清晰地展开论述,每章结尾还会给出引人深思的总结。作者用一个个生动的案例,指导我们以“总观思维”看待问题,既见“树木”又见“森林”,以达观的心态作出理性的抉择。

欧丽娟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专长,引用陶渊明、李白、苏轼等文化名人的境遇,以及文学作品中角色的经历,给作品增添了浓浓的文学色彩,读起来更有代入感。谈及“困境”,作者结合苏轼被贬南方边远荒岛的经历,解读他的诗句“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”,分享了苏轼的人生智慧:所有没经历过的境遇,都能拓展生命的体验,让人生更有厚度,哪怕是莫大的痛苦。聊到“比较”,作者讲述《红楼梦》中刘姥姥见贾母的场景,指出刘姥姥面对贾母时之所以能不卑不亢,是因为她看穿了生活真

相: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人人都有难圆的梦,地位显赫的贾母也不例外。无论是名人苏轼,还是凡人刘姥姥,他们都懂得用全局的眼光看待问题,因此能避免以偏概全,不被表象所迷惑,在多元价值中找准自身定位,实现心灵自由与安身立命。

以“对比”写法深化思辨,是这部作品的另一大特色。作者通过屈原和庄子的对比,突出了他们对待社会环境的不同态度,指出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,以全局眼光适度顺应环境,反而更能达成所愿。通过“诗仙”李白和“诗鬼”李贺的对比,突出李白的豁达和李贺的悲怆,印证了“性格决定命运,眼界决定境界”的大众认知。

除了古人之间的对比,书中还有不少古今之间的对比。比如,以李白“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自信,对照现代人患得患失的焦虑,说明只有看透得失的循环,才能活得轻松洒脱;以张良得到黄石公真传的美谈,反观现代人抱怨怀才不遇的苦闷,告诉我们与其努力寻找伯乐,不如努力把自己变成千里马。书中一系列跨越时空的对比,打破了古今之间的壁垒,让现代人的迷茫有可借鉴的突围路径,在深刻思辨中凸显了“总观思维”的永恒价值。

合上书页,我的心中多了一份从容笃定。这本书让我明白,遇到选择时,别困在眼前的小事里,不妨拉长时间维度,用总观思维看问题,这样才能找准内心的方向,过上从容的人生。在这个变化不定的时代,这本书就像一位真诚的朋友,用古典文脉滋养我们,帮我们找到直面选择的底气。

茶话品书

戏韵藏文脉 粉墨见人生

□王玉美

锣鼓声起,水袖翻飞,生旦净丑轮番登场——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,从来不只是舞台上的悲欢离合,更是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态载体。穆欣欣的《京剧里的中国文化》,以一种“贴身对话”的姿态,带着读者钻进戏文深处,去打捞那些藏在唱念做打里的文化密码。这部作品,跳出了“艺术鉴赏”的单一框架,把波澜壮阔的历史剧目、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当作文化的“活化石”,让我们在熟悉又陌生的戏韵里,重新触摸中华文脉的温度。

如果不是穆欣欣的《京剧里的中国文化》,我大概还会把京剧等同于“长辈的爱好”,隔着一层看不懂的隔膜。这本书最妙的地方,就是把京剧从“舞台专属”拉到了日常对话里——它不跟你讲枯燥的流派传承,也不背冗长的历史年表,而是像个懂行的朋友,指着戏里的细节问你:你知道为什么京剧里的英雄都穿绣龙铠甲吗?你品过西皮二黄里藏着的情绪密码吗?这种平等的对话姿态,让这部作品,成了一本“能读懂、有共鸣”的京剧文化入门书。

穆欣欣的解读,不是“就戏论戏”,而是把京剧里的文化符号翻译成了当代人能懂的语言。聊《长坂坡》的铠甲,她不说“这是明代戏服規制”,而是说“龙鳞纹样是中国人对‘忠勇’的视觉盖章,就像我们现在给英雄人物戴勋章”;讲《霸王别姬》的舞剑,她不分析“身段属于梅派还是程派”,而是说“每一个旋转、每一次挥剑,都是虞姬内心纠结的外化,就像我们难过时忍不住的肢体试探”。这种转译让京剧里的文化不再悬浮,而是能直接对应到我们的情感与认知里。

书中最戳中我的,是对京剧“生活哲学”的当代解读。谁能想到,京剧里没道具的“开门”“行船”,居然和我们现在追求的“极简主义”异曲同工?穆欣欣说,这种虚拟动作是中国人“虚实相生”的智慧,用最少的表达传递最丰富的意思,就像我们发消息时用一个表情代替长篇大论。还有戏里的唱腔:开心时唱明快的西皮,像发朋友圈分享喜悦;难过时唱深沉的二黄,像闺蜜倾诉心事。原来京剧里的情绪表达,和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早有共鸣。

历史剧目和民间传说在书里,也成了理解传统文化的“活案例”。穆欣欣没把它们当成“老古董”,而是拆解成可借鉴的文化素材:《群英会》《四郎探母》不是单纯的历史复述,而是古人用“讲故事”的方式做历史普及,就像我们现在看历史纪录片;《天仙配》《牛郎织女》里的“孝亲”“守信”,不是说教,而是把价值观编进剧情,就像我们给孩子读的绘本故事。她还特别有意思地对比,说《锁麟囊》里“善有善报”的主题,放到现在的社交理念,跨越千年竟也毫不违和。

穆欣欣最厉害的地方,是让京剧“不挑年龄”。她会聊年轻人喜欢的京剧跨界作品,会把《贵妃醉酒》的身段和现代舞蹈对比,会说经典唱词里的韵律感和流行歌词相通。这种解读打破了“京剧是老年人专利”的偏见,让我明白:传统文化不是过时的旧东西,而是能不断吸收新元素、一直“活着”的文化基因。就像我们现在穿汉服、听古风歌,其实和喜欢京剧里的文化内核是同一个道理——都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。

《京剧里的中国文化》给我的不是一堆知识点,而是一种“文化解码能力”——再听到京剧唱腔,我能听出背后的情绪;再看京剧表演,我能读懂动作里的智慧。那些藏在戏韵里的文脉,只要有人愿意用当代的语言去解读、去传递,就永远不会过时,会一直滋养着我们的精神世界。

名画赏析

炉暖清谈 画藏岁安

——清代陈枚《月曼清游图之围炉博古》品鉴

□聂难

作为《月曼清游图》十二开中的冬景之作,画作《围炉博古》以细腻笔触定格清代贵族女性冬日雅趣日常,不经意间为当代人留存了“如何与时光相处”的参考答案。

画作叙事重心,藏于“围炉”与“博古”的场景交融中。画面左侧,铜炉炭火正旺,橘红色火光漫过炉沿,在器物与人物衣饰上投下柔和光晕。几位贵族女子围炉而坐,姿态松弛:或侧身倾听、轻捻茶盏,或指尖轻触案上古瓷、眼神专注,或俯身低语交流。案上“博古”陈设,是画作的精神内核。青瓷瓶、古玉器、青铜鼎错落摆放,兼具商周古器的雄浑与唐宋瓷器的雅致。这些古物并非冰冷陈列,而是女人们闲谈的媒介——她们或许热议瓷瓶釉色、玉器流传故事,或许探寻古物背后的历史兴衰。在陈枚笔下,“博古”并非男性专属雅事,女子对古物的品鉴,既有细腻审美感知,更有对岁月沉淀的敬畏。她们的目光掠过古物纹路,实则是与过往时光对话,这正是古人精神生活的生动注脚。

陈枚的笔触为这份雅趣注入鲜活生命力。他未刻意渲染贵族奢华,而是聚焦“人”与“境”的和谐共生。人物衣饰线条流畅细腻,绸缎质感借色彩深浅过渡自然呈现,三百年后仍能感知衣料柔滑。女子神情刻画精妙,无浓妆艳抹,眉眼间的温婉从容藏着对生活的热爱。炭火光晕以淡彩晕染,暖意扑面而来;案上古物纹路清晰却不繁琐,每处细节都服务于“岁月静好”的整体氛围,让画作摆脱宫廷绘画程式化套路,多了生活温度。

以当代视角回望,画作最动人的并非器物名贵与技法精湛,而是其中的“慢时光”哲学。三百年后的今天,生活被效率与节奏裹挟。我们习惯屏幕前的碎片化交流,快餐果腹,在奔波中遗忘时光流逝。而《围炉博古》中,古人以一炉炭火、一席闲谈、一桌古物,将冬日漫长时光过得丰盈充实——他们懂得在寒冷中寻温暖,在喧嚣外安心灵,在古物中汲取力量。

陈枚为清代雍正、乾隆年间宫廷画家,字载东,号殿抡,晚年号枝窝头陀,浙江杭州人。他擅长人物、山水、花鸟,尤精仕女画,曾入如意馆供奉,深受皇室赏识。其绘画特色在于善将西洋画法融入传统工笔,让《月曼清游图》系列兼具中西优长。《围炉博古》中,他便以西洋透视法强化



■清代陈枚《月曼清游图之围炉博古》

空间感,案上古物与人物站位错落有致;又以传统工笔细腻刻画神情与器物细节,让西洋技法服务于东方审美。这种融合并非生硬拼接,更添画面真实感与感染力,让观者仿佛置身画中,共赴围炉博古之约。

站在画前,我们与其说是品鉴艺术品,不如说是寻找生活态度。炭火光晕照亮三百年时光,画中女子慢品时光的姿态,是对当代人“焦虑生活”的温柔叩问。不必复刻古人生活,但可汲取力量:忙碌间隙留时间与亲友闲谈,找回面对面交流的温暖;浮躁当下存一份对古物、历史的敬畏,在岁月沉淀中寻心灵安宁。

《月曼清游图之围炉博古》的价值不止于艺术成就,更似一面时光镜子,照见古人智慧与当下困境。三百年前,陈枚以画笔定格雅趣;三百年后,画作仍能让我们在快节奏中慢下来,重新思考“如何与时光、他人、自己相处”。这便是古画的魅力——从不主动说教,却在每一寸笔触里藏着岁月答案,静待懂它的人探寻。

